

讀風偶識



讀 風 偶 識

崔 述 著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讀 風 偶 識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

崔述著作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大東集成聯合印刷廠印刷

讀風偶識卷一

大名崔述著

六經自秦火後。漢初諸儒傳而習之。遂大著於當世。然自後漢之末。下逮六朝初唐。而經義之晦者。亦復不少。何以言之。尚書伏生傳今文。歐陽大小夏侯說之。孔安國傳古文。馬鄭注之。自永嘉之亂。今文亡而古文孤行。晉宋之際。遂有妄人僞作古文尚書及孔氏傳。至唐用以取士。而孔鄭之古本亡。尚書之旨遂晦。詩在漢初有魯申公。齊轅固生。各以詩傳其弟子。其先蓋皆本之於七十子。雖不能無傳流之誤。要大概爲近古。其後燕韓嬰亦傳詩。然其源流未必能逮齊魯之醇。最後毛詩始出。衛宏爲之作序。多傳會於春秋傳文。以欺當世。否亦強爲之說。而實以人與事。學者不加細考。以爲真有所傳。遂謂其書優於三家。從而註之箋之。由是毛詩盛行。三家漸微。逮於晉魏。齊魯之詩遂亡。韓詩亦不復行於世。學者所見。惟有毛詩。童而習之。不復知有他說。雖淹博好古之士。皆以爲經之本旨固然。而詩之旨亦晦矣。蓋嘗思之。易道高深。聖人猶欲假年以學之。固非學者所能輕窺。而春秋游夏莫贊一詞。雖有左公羊。穀梁三賢者爲之作傳。而聖人之意。究難窺測。惟詩書與禮。乃學者所可幾。是以聖人以爲雅言。然禮多係儀文之末。且其殘缺太多。不足盡先王之大經大法。故惟詩書爲最要。而皆爲漢末晉隋諸儒之所雜亂。良可惜也。良可歎也。幸而論語一書。明白易曉。復有孟子一書。以羽翼之。何晏集解。雖

無所大發明。而未嘗偏執一人之見。趙岐之解。尤爲醇正。及宋朱子爲作集註。聖人之旨益顯。學者賴之。得以稍窺聖賢之蘊。然終不能不爲詩書惜也。朱子雖作詩傳。又命其門人蔡氏作書傳。然皆未能盡駁詩序及僞孔傳之誤。而世猶以朱子爲非。非傳而從序者。不可指數。自余所見。惟鄉野孤陋之士。但知爲時藝者。不與傳異同耳。稍有學識。則據序以議朱傳者。十人而九。余獨以爲朱傳誠有可議。不在於駁序說者之多。而在於從序說者之尙不少。何則。世所以信序者。以其近古耳。齊魯韓毛均出於漢。且三家俱在前。何以此獨可信而彼皆可疑。三家之書雖亡。然見於漢人之所引述。尙往往有之。其說率與今之詩序互異。如謂近古者皆可信。則四家之不應相悖。則必有不足信者矣。豈非後世學者但見毛詩之序。而遂不知其可疑耶。朱子旣以序爲揣度附會矣。自當盡本經文。以正其失。何以尙多依違於其舊說。此余之所爲朱子惜者也。余之爲考信錄。凡詩書之文有關於帝王之事者。旣已逐時逐事而辨之矣。顧二南旣不詳其時世。而卽以下十二國風。其事多在東遷以後。是以罕有及者。然亦往往於暇日。就其所見。筆而記之。考信錄旣成。乃復綴輯而增廣之。以拾其遺而補其缺。竊謂經傳旣遠。時事難考。寧可缺所不知。無害於義。故余於論詩。但主於體會經文。不敢以前人附會之說爲必然。雖不盡合朱子之言。然實本於朱子之意。朱子復起。未必遂以余言爲妄也。嘉慶乙丑六月崔述識。

余見世人讀詩。當初學時。卽取詩柄連經文合讀之。朱子集傳略說本篇大意者。俗謂之詩柄。及長。遂不復玩經文。而但橫一詩柄於其胸中。以爲足矣。其聰明者。則多厭舊喜新。偶見衛宏詩序。輒據

以爲奇貨秘笈。自謂曾見漢人之說。宋人書不足復觀也。於是序所言者必以爲是。而朱子所言者必以爲非。大抵今世之說詩者。此兩端盡之矣。余家舊藏有讀風臆評一冊。刻木甚楷而精。但有經文。不載傳註。其圈與批。則別有硃印套板。余年八九歲時。見而悅之。會□先大人有事。不暇授余書。余幼不記憶爲何事。乃取此冊。攜向空屋中讀之。雖不甚解其義。而頗愛其抑揚宛轉。若深有趣味者。久之。遂皆成誦。至十歲後。始閱朱子詩傳。亦不知何爲詩柄。又數年後。始見詩序。亦不知其可寶貴者何在。以故余於國風。惟知體會經文。卽詞以求其意。如讀唐。宋人詩然者。了然絕無新舊。漢宋之念。存於胸中。惟合於詩意者。則從之。不合者。則違之。但朱傳之合者多。衛序之合者少耳。嗟夫。嗟夫。安得世有篤信經文之人。而與之暢論斯旨乎。嘉慶丙寅十二月。述又識。

通論詩序

一、詩序乃後漢衛宏作。唐人舊說以爲子夏。毛公所作。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陸氏云。舊說起關雎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自風風也。訖未名爲大序。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此說非也。何者。史記作時。毛詩未出。漢書始稱毛詩。然無作序之文。惟後漢書儒林傳稱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則序爲宏所作。顯然無疑。其稱子夏。毛公作者。特後人猜度言之。非果有所據也。記曰。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今衛宏作詩序。現有後漢書明文可據。如謂爲子夏。毛公所作。則史漢傳記從無一言及之。不知說

者何以不從其有徵者而惟無徵之言之是從也。

一、孔子魯人也。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相與教授於齊魯之間。故漢初傳經者多齊魯之儒。子夏雖嘗教授西河，然究在魯爲多。觀戴記所言多在魯之事而論語稱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則子夏之門人在魯者不乏矣。齊魯既傳其詩，亦必并傳其序。何以齊魯兩家之詩均不知有此序而獨趙人乃得之乎？蓋自毛公以後傳其說者遞相附會宏聞之於師遂取而著之序耳。而後之人乃奉序爲不刊之典其亦可嘆也夫。

一、以序爲子夏毛公所作固已不可信矣。尤可怪者宋程子以大序爲孔子所作小序爲當時國史所作。夫論語所載孔子論詩之言多矣。若關雎章思無邪章誦詩三百以及興觀羣怨周南召南等章莫不言簡意該義深詞潔而詩序獨平衍淺弱雖有精粹之言亦多支蔓之語絕與論語之言不類。豈得強屬之於孔子？至於各篇之序失詩意者甚多其文亦殊不類三代之文。況變風多在春秋之世當時王室微弱太史何嘗有至列國而採風者？春秋經傳概可見也。以爲太史所題誣矣。嗟夫本草內經世以爲神農黃帝之所作矣。六韜世以爲太公之所作矣。山海經明明載西漢之郡縣而公然以爲出於禹益月令明明載戰國之躔度而公然以爲作自周公。彼術數之徒淺學之士苟欲尊其所傳以欺當世亦不足多怪。不料儒者而亦蹈是習也。

一、舊說以詩序風風也以下至關雎之義也止多通論全詩因目之爲大序爲子夏所作及朱子作傳

從程子以爲孔子所作而以樂得淑女以下數言析哀樂淫傷爲四事且以傷爲傷善大失論語之旨遂割屬之小序而斷自詩者志之所之至詩之至也爲大序余按詩序自關雎后妃之德也以下句相承字相接豈得於中割取數百言而以爲別出一手蓋關雎乃風詩之首故論關雎而因及全詩而章末復由全詩歸於二南而仍結以關雎章法井然首尾完密此固不容別分爲一篇也至關雎麟趾之化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繫之召公明明承上文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而言故用然則字爲轉語若於詩之至也畫斷則此文上無所承而然則云云者於文義不可通矣由是言之序不但非孔子夏所作而亦原無大小之分皆後人自以意推度之耳

一、舊說以逐篇序其義者爲小序鄭氏樵以首句爲大序下文所言爲小序程氏范氏則又以首句爲小序下文所言爲大序說皆與舊說異隋經籍志稱序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益說者因是遂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作或以爲太史所題而其下乃衛宏所續余按序之首句與下所言相爲首尾斷無止作一句之理至所云刺時刺亂者語意未畢尤不可無下文則其出於一人之手無疑也況宏果續前人之序蔚宗豈得歸功於宏而謂今所傳者爲宏作乎然乃爲是說者無他皆由尊崇序說太過惟恐言爲宏作則人輕之而不深信而無如後漢書明明有宏作序之文故不得已而分屬之以發端首句爲太史毛公所作而其下文乃歸之宏以兩全之嗟夫古人已往不能起九京以自明一任後人欲口之誰卽屬之誰耳此可爲長太息者也

一、齊詩魯詩皆自漢初卽著於世。魯固孔子所居。齊亦魯之毘鄰。蓋皆傳自七十子者。書出既早。則人見之者多。而傳會較難。且當漢初。朝廷尙未敦崇經術。則其說本於師傳者爲多。其後經學益重。諸家村立。務期相勝。傳其學者。亦不能無傳會以逢時者。然大要爲近古。韓詩後起。已非齊魯之比。毛詩之顯。又在其後。書出既晚。則師弟子私相授受。雖多增其舊說。傳以己意。世亦無從辨之。況嬰燕人。萇趙人。亦不能逮齊魯間聞見之真也。

一、三家之詩雖不傳。然見於漢人所引者尙多。如以關雎爲康王時詩。以采薇爲懿王時詩。以騶虞爲主鳥獸之官。班氏以南仲爲宣王時人。馬氏以出車爲宣王時事。玩其詞意。考其時勢。皆得之。則知齊魯之詩。決有所傳。非憑空妄撰者。卽賓之初筵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韓詩云。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亦未見其不如刺幽王之說也。毛詩序云。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云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毛詩之初。亦必有所傳。故柏舟淇澳。皆深得詩人之旨。但以其書晚出。其徒之附會者過多。雖無所傳者。亦必揣度而爲之說。或強取傳記以實之。而有所傳者。亦必增飾其說。別出新意。以蘄勝於三家。是以其說乖謬特甚。不知漢晉諸儒。何以盡棄三家而獨取毛詩也。

一、詩序好強不知以爲知。孔子之修春秋也。特二百年前事耳。史冊尙在。然已不能盡知。往往闕其所疑。三百篇之詩。經秦火以後。豈能一一悉其本末。故史記稱申公教無傳疑。疑者則缺不傳。是當楚漢之際。居於魯而得孔子之真傳者。已不能盡知也。今毛公乃趙人。作序者在後漢之初。乃能篇篇

皆悉其爲某公之時。某人之事。其將誰欺。然其失經意在此。其能使諸儒信之不疑者亦在此。何者。彼以爲教無傳疑者。必有所不知。此言之歷歷者。必其無所不知者也。余有族人子聰穎而無學術。一日有鄉人來。以古事相質問。不知也。遂妄言之。鄉人既去。乃謂余曰。與鄉中愚人語。不可言不知。言不知。則彼將輕我。雖妄言之。彼庸知其非乎。彼見我言之鑿鑿。惟有心悅誠服耳。嗟夫。申公詩不傳疑而先亡於西晉。毛詩遂篇篇皆序其由。垂二千年而莫敢議其失。乃知族人子之所見良是。無怪乎元明諸儒之多以朱子詩序辨說爲非也。

一、詩序好以詩爲刺時。刺其君者。無論其詞何如。務委曲而歸其故於所刺者。夫詩生於情。情主於境。境有安危亭困之殊。情有喜怒哀樂之異。豈刺時刺君之外。遂無可言之情乎。且卽衰世。亦何嘗無賢君賢士大夫。在堯舜之世。亦有四凶。殷商之末。尙有三仁。乃見有稱述頌美之語。必以爲陳古刺今。然則文、武、成、康以後。更無一人可免於刺者矣。況邶風之雄雉。王風之君子于役。皆其夫行役於外。而其妻念之之詩。初未嘗有怨君之意。而以爲刺平王。宣公。抑何其鍛煉也。尤無理者。鄭昭公忽。雖非英主。亦無失道。而連篇累牘。皆指以爲刺忽之詩。其所關於名教者。豈淺哉。至宋朱子始駁其失。然自朱子以後。說者猶多曲爲序解。以議朱子之非。吾不知其爲何故也。

一、詩序好取左傳之事附會之。蓋三家之詩。其出也早。左傳尙未甚行。但本其師所傳爲說。毛詩之出也晚。左傳已行於世。故得以取而牽合之。然考傳所紀及詩所言。往往有毫不相涉者。伐鄭之役。五

日而還。而強屬之居處喪馬之章。宋襄之立衛在楚邱。而猶欲以刀葦杭河而渡。言仲則必爲祭仲。言叔則必爲共叔。亦有采而失其意者。以寘周行爲官人。斷章取義也。而誤以爲閔使臣之勞。以碩人篇證莊姜。證其美也。而誤以爲閔無子之意。蓋緣漢時風氣最好附會。重黎也。而以爲義和。太皞也。而以爲包羲。炎帝也。而以爲神農。以彼爲此。比比皆然。不之怪也。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則是齊韓諸家已采左傳之事以附會之。況於毛詩晚出。作序者在後漢之初。其取傳事以附會之。更不待言。漢末魏晉諸儒不加細核。輒以爲其說有據。遂篤信而不疑。是詩序之失在附會。而其所以能使人信者。亦在於附會也。

一、鄭氏樵云。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余按左氏春秋在西漢時。但未立學官耳。張蒼賈誼皆傳左氏春秋。不得謂之未出。況毛公之詩傳之貫長卿。長卿又從父貫公受左氏春秋。長卿父子旣可以受左氏春秋。安見毛公遂不見左氏春秋也。且又安知非長卿取左傳之事以附會於詩篇。而傳之日久。遂以爲出於毛公乎。至於孟子儀禮亦非隱僻之書。人所不能見者。而序以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與國語之言正相左。國語謂稱成王之德。乃鄭氏反以爲先與之合。抑又誣矣。又按鄭氏作詩辨妄。痛斥序說。乃不信毛詩者。不知何以其言如此。豈所傳異詞邪。抑其說有初年晚年之別邪。惜乎余之學淺居僻。見書不多。未

能一一細考之也。

一、詩序好拘泥於篇次之先後。篇在前者，不問其詞何如，必以爲盛世之音；篇在後者，亦不問其詞何如，必以爲衰世之音。不知詩篇傳流日久，豈能一一悉仍其原次？卽如國風定之方中，在載馳之前，我送舅氏在黃鳥之後，其顯然可見者，安得篇次在前者皆以爲美，在後者皆以爲刺？詩乎，如此說詩，古人之受誣者多矣。至若周頌二南，尤非一世之詩，乃定以二南爲文王世。周頌爲周公詩，雖其文之明言爲平王、成王者，亦必委曲而歸之於文武，則是吾意所欲與者，卽與之，所欲奪者，卽奪之，在我而已。古人夫何能爲？謂白馬爲非白馬，豈但戰國橫議之士能之乎哉？

一、以篇次論詩而不惟其詞，是特世俗勢利之見耳。京師鬻貨諸肆，皆以字號爲高下，其有改業及歸里者，則鬻其字號於人，多者至數百金。買貨者惟其字號不易，則買之，其貨之良苦不問也。磁州產煙草，楊氏之肆最著名，余魏人皆往販其貨。偶貨不能給，則取他肆之貨，印以楊氏之字號而與之。販者不惜價，食者無異言也。夫以篇次論詩者，亦若是而已矣。余生平無他長，惟以文論文，就事論事，未嘗有人之見存焉。奈何說詩而但以篇次爲高下乎？吾不知世何爲而信之也。

通論二南

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自鄭孔以來，說詩者皆以爲在文王之世。朱子集傳因之，旣皆以爲文王時詩，勢不得不以爲有正而無邪。於是漢廣之游女，行露之速訟，標梅之迨吉，野有死麕之懷春，皆訓以爲文

王德化所被。風俗之美。余反覆熟玩之。殊不其然。關雎。鵲巢等篇。詞既醇粹。音復和平。謂爲文王時詩可也。然聖人德盛化深。沒而民服其教。或至百年。本大戴禮稱黃帝語。況歷武王以及成康。重熙累治。久道化成。安在文王之世。淳風美俗。被絃歌者累累。至武成。康之世。而遂絕響哉。至漢廣行露以降。則顯然不類盛世之事者甚多。雖說者曲爲稱美。終不免於瑕瑜互見。謂其猶有先王之遺澤可也。遂以此爲文王之德之化。亦淺之乎論文王矣。且二十五篇中。文王太姒與凡文王同時之人。未嘗一見所見者。獨甘棠之召伯。何彼穠矣之平王。而此二人皆在武王以後。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然則其餘特不見其名。無可考耳。其必皆在成康以後無疑矣。大抵開國之初。俗多渾樸。人尙躬行。故作者少。而歷時浸久。則散軼者亦多。太平既久。風會日開。文章漸盛。故作者衆。而爲時尙近。則湮沒者亦少。此乃時勢之常。百代所同。固不獨周爲然也。乃後之說者。於此二篇。必委曲遷就。矯揉經文。以求合於傳說。卽有一二有識之士。斷然以此二篇爲武王以後詩。而其餘仍以爲文王時詩。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又按齊魯韓詩說關雎者。皆謂在康王之世。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況魯者孔子所居。其所傳爲近正。而史稱申公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必非無據而云然者。惟謂爲陳古刺今。則篇中初無此意。當是漢時其徒附會爲之。朱子非之是也。成康正當周道之隆。必世後仁。豈無君子。豈無淑女。而必以爲文王之世。乃有之乎。關雎苟在康王之世。則葛覃以下。亦必皆在康王以後矣。餘各見本篇中。

舊說文王徙都于豐分岐故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鄭孔朱傳略同至武王成王之世乃采其詩被之管絃鄭箋以爲武王世朱傳以爲成王世卽今周南召南是也余按詩書之文周公召公皆至武王之世始顯至成王之世始分陝而治於文王時初未嘗有所表見也周公文王子也召公之年當更少於周公當文王時懿親則有虢仲虢叔異姓大臣則有太顛散宜生閔天南宮括雖太公之耆德元勳且不列於五人之數必無獨任周召分治內外而反不任舊臣之理況分故國之地不以與諸弟諸大臣而獨賜二公乎詩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今按江漢汝墳皆非周地何以獨爲王者之風殷其靈稱南山之下何彼穠矣詠王姬之事明明周人所作不應反目爲諸侯之風也鄭氏蓋已覺其不合故改其說云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然漢廣汝墳之詩初不在鵲巢騶虞之上何所見此爲聖人之化而彼爲賢人之化乎朱子蓋又覺其不合故又改其說云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然均之南國詩也何所見漢廣汝墳二篇之當雜之國中而殷其靈何彼穠矣周人之詩又何以反得之南國乎此無他皆由誤以二南爲文王時詩苦於其說難通故不得不展轉以曲爲之解耳不知周南召南原不以內外分而亦不在文王之世蓋成王之世周公與召公分治各采風謠以入樂章周公所采則謂之周南召公所采則謂之召南耳其後周公之子世爲周公召公之子世爲召公

蓋亦各率舊職而采其風。是以昭穆以後。下逮東遷之初。詩皆有之。由是言之。二南不但非文王時詩。而亦不盡係成康時詩矣。

向來諸儒之所以務訓二南爲文王時詩者。皆由不解風雅之分。但見東遷以後。雅音斷絕。降爲王風。因誤以雅爲天子之詩。風爲侯國之詠。遂謂克商以前詩爲二南。克商以後詩爲二雅。東遷以後詩爲王風。故以二南爲必在文王之世耳。不知風雅之分。分於詩體。不以天子與諸侯也。天子之畿未嘗無風。諸侯之國亦間有雅。故豳亦王國詩也。乃不爲雅而爲風。賓筵。抑戒。衛武公之詩。而列於二雅。蓋由西周盛時。方尙大雅。故風與小雅皆不甚流傳。惟周南關雎之三。召南鵲巢之三。與麟趾。騶虞及鹿鳴。魚麗等篇。乃燕射時所歌。是以人皆習之而流傳於世。此外或有一二傳者。然亦僅矣。其後大雅漸衰。小雅始盛。小雅又衰。而風始著。是以盛世之音少。衰世之作多。非天子之畿其詩皆當爲雅而不得爲風與南也。且南者。乃詩之一體。序以爲化自北而南。亦非是。江沱。汝漢。皆在岐周之東。當云自西而東。豈得云自北而南乎。蓋其體本起於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若漢人效楚詞之體。亦名之爲楚詞者。然故小雅云。以雅以南。自武王之世。下逮東周。其詩而雅也。則列之於雅。風也。則列之於風。南也。則列之於南。如是而已。不以天子諸侯分也。由是言之。二南固不必在文王世也。

朱子亦以二南爲文王時詩也。又有故。蓋儀禮鄉飲燕射等篇。有歌關雎。葛覃。卷耳及鵲巢。采芣。采蘋之文。而世儒相傳以儀禮爲周公所作。朱子信以爲然。故謂此詩當在周公前耳。孔子曰。先進於禮樂。

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今儀禮之文繁甚。而聘食之禮。簋豆牢米之數。又奢甚。則其爲後進之禮。而非周公之制。明矣。襄王賜齊侯胾。命無下拜。齊侯下拜。登受。是春秋以前。君雖辭。臣未有升而成拜者也。至孔子時。始有升而成拜者。故孔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秦也。今儀禮君辭之後。遂升成拜。然則其書固在春秋後矣。春秋之末。家臣始有稱大夫爲公者。至戰國初。晉韓趙魏氏。遂僭稱爲諸侯。而仍朝於晉君魯之三家。亦皆稱公。今燕射之禮。諸侯之臣有諸公。若非作於戰國之世。安有是稱。由是言之。儀禮必非周公所作。明甚。且邠鄘十二國。皆非一時。詩二南。豈必皆一時詩哉。儀禮所歌者。惟關雎鵲巢數篇耳。謂此數篇爲文王時詩。尙無大失也。因此數篇之故而并漢廣行露標梅野有死麕等篇。皆訓以爲文王之化。說有不可通。則委曲以爲之解。而詩人之意。盡失矣。

甚矣。特識之難也。世之論者。惟其名而已矣。今夫風雨之云。胡不喜。何異於菁莪隰桑之文。卽木瓜之永以爲好。未必非溯游繫維之意。而傳以爲淫奔。無他。爲其在鄭衛也。標梅之感時。野有死麕之懷春。明明非端人貞女之所爲。而自毛鄭以來。皆訓以爲文王之化。風俗之美。無他。爲其在二南也。四牡之行役。出車采芣之伐戎。何異於六月采芣之詩。乃在菁莪以後。則以爲其所自作。在魚麗以前。則以爲君上代敘其勞苦憂傷之情。以勞之者。詞同說異。何以稱焉。今試取六月采芣而以勞詩釋之。何處見其不可者。然則是論詩者。不惟其詩。而惟其正變也。嗟夫。天下事之不求其實。而但徇其名者。豈可

勝道哉。有生員以試五等降青衣。每歲試提學者以其青也。輒置之四等。一日入試。自改試卷上青爲增。遂得二等。則是試之優劣。在增與青。不在文也。然此猶在場屋也。茅坤以知文名。於舉業最重。唐荆川順之。或取徐渭作僞稱順之以示坤。坤卽書其尾云。非荆川不能爲此文。旣而知爲渭作。乃取覆觀而更書云。固是傑構。惜後半稍弱耳。然則以人論文。雖名士亦爲之矣。然此猶論舉業也。漢董仲舒疏論災異。武帝下羣臣議。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由是下仲舒吏。然則漢儒之所尊信。與所詆譏。但視其爲師所爲。與非師所爲。初亦未嘗有真是真非矣。然此猶論當時之書也。不意名儒之釋六經亦復如是。然後知徇名定論。乃事之通情。無古今。無智愚。賢不肖。皆若是而已矣。士之處貧賤而文不見重於世。復何怪焉。今世之士。每稱人之諛富貴而毀貧賤者爲勢利。然勢利之情。豈獨在富貴貧賤間哉。苟不察其實。而但以名輕重之。與世俗雖有清濁之分。而其爲勢利則一也。余嘗與諸同學論及場屋。皆以場屋爲無憑也。廣平栗太初元曰。場屋雖無憑。然尙微有憑。若我與君之文。猶可望萬一。若居平出以示人。誰其稱之。然則糊名易書。亦有不可廢者矣。今欲讀詩。必取三百篇之次。紊亂之。了無成見。然後可以得詩人之旨。故余之論詩。惟其詩。不惟其正與變。嗟夫。嗟夫。此固未易爲人道也。

周南十有一篇

周南十有一篇。關雎三篇。立夫婦之準。樛木兩篇。通上下之情。所謂家齊而後國治。上下交而其志同。